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春正月己丑免甘肅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逋賦○庚寅諭據高晉奏上江鳳潁泗所屬水利要工均於上年歲底一律完竣等語安省河道淤墊頻年被水特命袁曰修夢麟等會同督撫河臣和衷籌議發帑興修廣爲疏濬自開工以來諸臣能仰體朕懷悉心經理所在要工俱能迅速集事甚屬可嘉袁曰修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嵇璜已於下江各工告成疊予議敘外高晉著交部議敘其在工承辦各員並著該督撫等查明分別咨部議敘以示獎勵○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平定伊犁時達瓦齊敗走回部爲圖爾琿阿奇木伯克霍集斯等遣阿舒爾琿特擒送軍營

不知此時圖爾璦地方尙係伯克霍集斯辦事抑或更替他人可
傳諭雅爾哈善等於進兵時訪問若仍係伯克霍集斯辦事則卽
向伊等云爾等從前將達瓦齊擒獻係有功之人皇上卽施恩賞
賚尙欲陸續加恩因辦理厄魯特等無暇今厄魯特等俱已平定
領兵前來專爲問兩和卓木之罪與爾等無涉爾等惟誠心效順
自必永承恩澤仍酌賞段匹等物以示獎勵凡大兵經過地方皆
當如此宣示及酌量獎賞俾回人間風歸嚮或將賊酋拏送亦未
可定卽不然而衆心內附賊酋等自必力窮無助我兵擒剿亦易
如歸附人等有奮勉行走者更宜覈實獎賞雅爾哈善等當加意
辦理○諭兆惠等奏稱正月內馬匹送到卽進剿巴圖爾烏巴什
等再往葉爾羌喀什噶爾擒拏布拉呢敦霍集占儻辦不隨意不
能卽入回部則且屯田積穀市哈薩克健馬俟次年整兵再進等

語兆惠等所見亦是但不可有意遲疑惟當相機以應如上年進兵時卽計及辦理回部其後竟成空言今謂賊人在沙喇伯勒恐又復他往或向內來俱未可定若伊等果在沙喇伯勒坐食勢必貧人盜竊其富家不堪爲命互相殺害斷無安靜之理我兵乘機取之甚易兆惠所奏未免豫留地步卽非有心觀望而怯懦固其本懷以爲事若無成伊已先爲奏及不知臨時果有阻滯卽俟次年辦理又有何礙況車布登扎布陛辭日朕已諭今年儘力趕辦如趕辦不及卽明歲辦理亦可且辦理回部見諭添派綠旗兵八千名兆惠惟帶原議二千兵前往沙喇伯勒其辦理回部已命雅爾哈善額敏和卓前往觀今日兆惠所奏顯係以兵少爲慮欲留雅爾哈善所帶之索倫兵一千用壯聲勢耳可於綠旗兵八千內派出一千合原議之四千兵前往沙喇伯勒其索倫兵一千仍令

雅爾哈善帶往○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桑寨多爾濟等據俄羅斯邊界報稱逆賊阿睦爾撒納出痘身死今將身屍送至恰克圖等處請遣人驗看等語看來逆賊阿睦爾撒納罪惡貫盈身死屬實琳丕勒多爾濟向認識阿睦爾撒納今天氣尙寒逆屍尙未腐壞接到此旨桑寨多爾濟卽遣琳丕勒多爾濟速往恰克圖驗看並曉示彼處頭目云爾等念兩國合好將逆賊之屍送來以彰信義大皇帝深爲嘉悅已命理藩院行文爾薩納特衙門一面命我取逆賊身屍解送京師等語如逆屍已到恰克圖琳丕勒多爾濟卽取以來儻伊等謂逆屍在塞楞格城亦卽前往驗看勿因恰克圖是交界在彼住候或伊等止令驗看不肯發遣務宜嚴行曉示仍先期作速奏聞○丙午諭準噶爾一事自用兵以來伊犁旣已蕩定而哈薩克汗阿布賚等亦輸誠內嚮實皆仰荷 上蒼之默佑

列祖之鴻庥獨因叛賊阿睦爾撒納遁逃未獲以致勞我師旅於今三年蓋此賊一日未能成擒則西事一日不能就緒不得不極力追捕以爲邊圉久遠之計非朕之好爲窮兵黷武從前所降諭旨甚明去歲間阿睦爾撒納竄入俄羅斯境內俄羅斯向爲和好之部定議彼此不許容留逃人況阿睦爾撒納罪大惡極尤非他逃人可比當令理藩院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向索今據辦理俄羅斯邊界事務喀爾喀親王桑寨多爾濟等奏稱俄羅斯畢爾噶底爾差圖勒瑪齊畢什拉等前來並移文內稱阿睦爾撒納逃至伊境渡河被溺隨經救出拘禁旋因患痘身死今將屍獻出等語若惟恐不能取信於天朝而亟亟以獻屍爲確據者夫以阿睦爾撒納之貪殘狡詐貽害生靈負恩悖叛天良滅絕卽暫逃於顯戮必難遁於冥誅斷無久延視息之理其身死諒無可疑至俄

羅斯之收留叛賊始未嘗不欲撫而用之及其已死無可希冀然後獻出亦係其實在情節且彼旣以謹守舊約克全信義爲詞自不當逆料其詐拒而不受更行深責也况國家之所期必獲者不過一阿睦爾撒納耳今其人已死其屍已得準噶爾全局自可以告厥成功朕惟以大公之心爲順應之舉斷不肯恃我國威誅求過當萬一所獻不實意圖欺罔則其曲自在俄羅斯彼若妄生事端則朕可以上告天地而下對臣民再興師問罪亦未爲遲卽無知苟安之徒亦無從議朕爲好武矣始議向俄羅斯索取阿睦爾撒納時眾人之意未必不竊議又生邊釁是總不知駕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謙則愈驕怵之以威則自畏此二言若子孫世世能守實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祿也卽如漢唐宋明和親稱姪歲幣屢增是亦遜讓之極矣而於邊患甯稍救耶卽如俄羅斯旣已收留

叛賊若不嚴行索取彼必不將屍獻出設從史貽直陳世倌所議
且將遷就隱忍竟若叛賊一入俄羅斯遂無可如何者所謂唾面
自乾之爲朕甚恥之朕於軍國重務惟有乘機度勢因物順理不
但初無構釁於俄羅斯之心卽此用兵三年雖未如康熙雍正年
間之久而朕已慮眾人之勞時切於懷特因叛賊未獲萬難中止
初非朕之本意也向使前後在事諸臣果迅合機宜則叛賊自不
至逃竄亦當早爲弋獲何至展轉愆期此用人不當實朕之愧然
統計連年軍興徵調皆出自公帑不但未加賦閭閻而賑恤有加
於往歲此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今逆屍已獲伊犁全部悉入版
圖徐謀耕牧繼承 皇祖 皇考未竟之緒而自古未通中國之
哈薩克亦皆稱臣納貢其於我皇清疆宇式廓萬年久安之道爲
有益爲無益朕亦不更置論至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回部原可計

日平定不必更煩動眾所有阿睦爾撒納身屍俟解到之日驗明
戮示以彰國憲先將此通行曉諭知之○己酉吏部尙書汪由敦
卒 上親臨賜奠○諭吏部尙書汪由敦老成端恪敏練安詳學
問淵純文辭雅正簡任部務供奉內廷夙夜在公勤勞匪懈前以
偶嬰寒疾當命加意調治並賜醫藥以冀速痊忽聞溘逝深爲軫
悼卽日朕親臨奠醑著加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並准其入城
於賜第停設賞內庫銀二千兩經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
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端○庚戌設東西長安門護軍○辛
亥諭軍機大臣等順德訥努三等奏業克明安德濟特以阿睦爾
撒納之嫂爲妻聞阿逆敗逃卽帶阿逆後妻自森博羅特入俄羅
斯又哈薩克奇齊玉斯之阿布拉該爾久送伊子於俄羅斯爲質
阿布賚亦近俄羅斯疆界過冬等語伊等詢訪之處自屬確實但

見在俄羅斯之畢爾噶底爾報稱阿逆出痘身死將其屍送驗則
阿逆已伏冥誅俄羅斯亦克全和好德濟特卽竄匿其地亦無能
爲亦可置之不論至哈薩克之人本畏俄羅斯卽如伊等前曾向
噶爾丹策零納貢因我師平定準噶爾卽率屬歸降則其與俄羅
斯交好自屬事勢宜然且哈薩克若抒誠入貢自當賞賜以示綏
懷卽不來亦無足重輕伊之畏俄羅斯與否更無庸介意著傳諭
順德訥等知之○諭順德訥奏稱哈薩克多羅特拜巴圖爾烏巴
什出痘身死哈薩克錫喇之眾俱爲瑪哈沁惟舍楞由車陳哈喇
逃往沙喇伯勒哈薩克之齊奇玉斯努爾賚汗兄弟已兩路帶兵
追逐等語從前朕卽謂沙喇伯勒賊眾人心渙散力亦甚窮我兵
一到卽可殄滅今順德訥所奏情形果不出朕所料再據奏稱哈
薩克阿布勒比斯言伊帶兵前至伊犁薩瑞捉生詢問知舍楞等

雖有萬餘戶見俱乏食但不行殄滅我等遊牧終不得安卽不能盡勦亦必追至葉爾羌喀什噶爾布魯特等處方可結局於是公同商議齊奇玉斯之額呼里蘇爾統等帶兵萬餘至吹地方鄂爾圖玉斯之薩爾圖根巴圖爾等帶兵三千由阿克陶烏克陶起程約至克噶布拉克與哈巴木拜會合搶掠舍楞等俟春季雪消始回將所餘厄魯特在何處棲止知會大兵等語兆惠等見在軍營於賊眾情形何以全無信息今看伊等窮蹙已極勢必互相盜竊戕害是大兵未到哈薩克早已俘獲無遺而兆惠等尚以沙喇伯勒賊眾繁多頗有畏難之意可謂不諳事機矣又舍楞等或逃向特穆爾圖諾爾及特克斯等處若距軍行遼遠卽酌遣偏師前往搜捕以靖地方其哈薩克厄魯特交界處恐厄魯特殄滅後地多閒曠哈薩克不免侵越雖游牧無人在我亦難盡守然必先知明疆

界或哈薩克等向將軍大臣懇求轉奏朕亦可施恩賞給方與體制允協但不當聽其遽行侵越或輕易給與亦諭兆惠知之○命八旗大臣稽查城外五倉○壬子諭今日王大臣等以俄羅斯獻出阿睦爾撒納逆屍準噶爾大功告竣具表奏賀試問王大臣等此奏果皆實以爲然耶或尙有以叛賊之死爲未可深信者耶在諸臣之或信或不信本亦不足深論然朕之宵旰憂勤將以爲邊圉久遠之計而庸懦無識者流或未免退有後言此則不可不明切申諭耳卽如阿睦爾撒納逃叛之初朕方手敕諸將銳意追擒而盈廷之議頗有以伊犁旣已平定不必窮追爲言者及其竄入俄羅斯則更束手相視付之無可如何若惟恐朕之飭索過嚴以致又啓邊釁無論俄羅斯一部向屬和好彼此不許容留逃人以理言之固當向索而叛賊之奸詭狡詐旣入俄羅斯豈能鬱鬱久

居必將爲其所用以爲哈薩克一帶之患從前屢降諭旨所謂
叛賊一日不能成擒則西陲一日不能甯謐者正謂此也是以上
年諭理藩院行文俄羅斯有阿睦爾撒納在彼若能永遠拘禁卽
不送出亦可之語然俄羅斯旣已收留叛賊必且撫而用之又豈
肯永遠拘禁耶索之而不獻則其曲在俄羅斯興師問罪固屬事
不容已然使竟不向索則彼亦何肯將屍獻出可見駕馭外藩之
道威德宜於並用堂堂天朝豈有遷就隱忍苟且自安之理至昨
據勞三奏稱德濟特攜阿睦爾撒納之後妻投入俄羅斯境此則
無關緊要留之俄羅斯不過彼處多一餒養之人耳若亦嚴行飭
索必令縛送是未免誅求過當卽朕亦難辭好武之名矣朕於此
事乘時酌理惟求協乎事機之至當從未設一成見統計用兵以
來旣未多糜帑項亦未勞我民力今逆屍已得伊犁久定哈薩克

又輸誠內閣西陲綏靖上繼皇祖皇考未竟之鴻謨稍可免
眾人之浮議朕之願足矣安可言賀且見在尙有葉爾羌等回部
未經平定及哈薩克錫喇等一二逆賊逃竄未獲雖易於經理之
事計日可以奏績然朕之日夜籌畫正不以事將就緒而稍懈也
因王大臣之奏爰以苦衷示之○諭陳宏謀周人驥誼屬師生例
應迴避廣東巡撫著鍾音調補周琬著調補福建巡撫所遺貴州
巡撫員缺著周人驥調署○以劉統勳爲吏部尙書調秦蕙田爲
刑部尙書以嵇璜爲工部尙書○命吏部侍郎三泰戶部侍郎劉
綸軍機處行走○癸丑以回酋霍集占罪狀宣諭回部各城曰朕
爲天下共主罔有內外一體撫綏無使失所前因準噶爾變亂自
相戕害厄魯特等俱不聊生不忍坐視興師平定伊犁擒獲達瓦
齊就其各台吉宰桑等級分封錫爵普加恩賚方冀守分安居永

享遐福無如厄魯特豺狼成性陰險狡詐逆賊阿睦爾撒納負恩
逃叛黨眾附和反覆無常揆之天理國法斷不可追因再行進剿
以正刑誅誠以兇頑不除則邊圉不靖不得已而出此皆爾眾伯
克回人所深知者至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在噶爾丹策零時被
拘於阿巴噶斯哈丹鄂拓克我兵初定伊犁釋其囚繫令爲回人
頭目方欲加恩錫爵授以土田乃乘厄魯特變亂率伊犁回人逃
往葉爾羌喀什噶爾朕以其或懼厄魯特騷擾暫避以圖休息尙
未加兵第遣使招撫不料竟敢戕害使臣僭稱巴圖爾汗情尤可
惡若不擒獲正法則回眾終不得安生用是特發大兵聲罪致討
但聞霍集占起意倡亂布拉呢敦被迫從行已命分別辦理夫伊
等以兄弟至親朕尙較其情罪輕重期無枉抑何況爾等回眾全
無干涉豈有株連擾害之理惟是霍集占頗稱奸狡自知身犯重

辟或圖苟延殘喘造言惑眾以厄魯特多被勦殺爲比殊不思爾等皆無罪之人朕何忍與叛逆之徒一體誅戮此次興師特爲霍集占一人爾等若將霍集占縛獻自必安居如舊永受殊恩如執迷不悟聽從逆酋指使大兵所至卽不復分善惡悉行勦除悔之何及尙其熟思利害毋致貽誤○以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額敏和卓哈爾阿爲參贊大臣順德訥愛隆阿玉素布爲領隊大臣進兵回部○甲寅諭御史朱嵇參奏侍郎于敏中兩次親喪蒙混爲一愬然赴任一摺前于敏中守制回籍陳請歸宗原爲伊本身生母起見若非歸宗則於例不得受封此亦人子至情至於回籍後復丁母憂伊聞命暫署刑部侍郎時未經具摺奏明此一節原未免啓人訾議而該御史遽用張大其詞見之彈劾汚人名節不無過當摺內引梁詩正等同籍終養以爲比例此尤未悉朕心梁詩

正之父年已衰邁而梁詩正欲回之意亦不甚切且其時有人謂朕不喜漢大臣回鄉里者朕是以轉令其回籍侍養俾遂父子之情且免求全之毀而呂熾彭啓豐二人在卿貳中本屬無所短長故亦准其終養若于敏中才力尙可造就非呂熾等比刑部侍郎缺出一時未得其人是以降旨起用凡遇宴會不令與列此正與從前用蔣炳莊有恭爲巡撫同一不得已之苦心所降諭旨甚明而該御史輒以侍郎巡撫意爲區別豈外任封疆不妨從權起用而內任部務竟不必需人辦理耶且雍正年間有因員缺緊要特令在任守制如朱軾嵇曾筠孫嘉淦等指不勝屈今所用者不過此一二人而已若必謂在籍終喪方爲盡孝無論一切居鄉守制人員未必盡皆廬墓卽昔時築室居廬之人借此釣名干進徒滋物議者不一而足於風教並無裨益該御史又稱梁詩正等在其

告養海內聞風嚮化試思四海甚大此數人得請家居卽能澆風
盡息然耶否耶明季科道陋習動以奪情視事交章爭論曉曉不
已徒啓黨援攻訐之端於國是究屬何補殊不思科道爲朝廷耳
目之官如果政事有所闕失官僚貪黷敗檢卽據實舉劾朕方深
爲嘉予以風言路若所陳不過如此冀以博敢言之名朕不取也
朱崧摺著發還○丙辰以平定準噶爾及哈薩克歸降宣諭布魯
特部落曰準噶爾自噶爾丹策零身故以來互相殺害羣生不得
甯居朕爲天下共主罔有內外一體撫綏何忍坐視其亂用是特
遣大兵平定伊犁擒獲達瓦齊安集眾厄魯特部落俾得其所乃
準噶爾人等聽逆賊阿睦爾撒納之言反覆逃叛爲大兵擊敗阿
睦爾撒納逃入哈薩克我兵深入追襲哈薩克阿布賚拒戰大敗
僅以身免始悔爲逆賊所誤於上年遣使歸誠欲擒獻阿睦爾撒

納逆賊知覺復逃入俄羅斯今已出痘身死俄羅斯遣人送屍請
驗在準噶爾人等罪惡深重不得已始行剿滅以靖邊陲爾布魯
特本不與準噶爾相涉但舊爲鄰國今準噶爾全部平定則爾土
地卽與朕疆界毗連爾等若如哈薩克慕化來歸朕將令照舊安
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責貢賦惟遣使來請朕安卽加恩賞賚
其或爾等以外藩習俗與中國異宜不欲投誠降服亦惟爾便但
能約束所部永守邊界不生事端朕亦不加兵騷擾儻爾等不安
常分或越界遊牧肆行盜竊則係自啓釁端斯時問罪興師爾悔
將何及朕仁愛爲心不惜開示利害尙其熟思審處○諭軍機大
臣等前據成衮扎布奏稱此次進剿沙喇伯勒再往辦回部或經
由布魯特應諭令擒獻霍集占等語昨已命兆惠雅爾哈善等照
成衮扎布所見傳諭今更繕發敕書諭以平定準噶爾及哈薩克

歸降等事令其守分安居兆惠等酌量頒給此次進兵伊等如不
必經過布魯特卽另行取道亦可何以總未奏及豈謂陳奏後卽
當辦理攻取耶布魯特以外部落尙多豈有盡行攻取之理然伊
等若驚疑生事又何可置之不問惟先期曉示庶可潛消禍本再
去年琿齊等叛逃正值兆惠前赴伊犁之時迂道相避賊始得脫
此次進剿不可復蹈故轍○丁巳諭據吉慶奏近年截漕過多一
摺稱康熙年間共截過漕糧二百四十萬石雍正年間亦不過二
百九十餘萬石今已截至一千三百二十餘萬石等語所奏固亦
慎重京庾之意但朕偶遇偏災已饑已溺之懷自不容已初亦不
計截漕之數遂至如此之多若恐京倉易缺而於待哺災民稍有
靳惜朕從來無此意見設多方顧慮其遂將重視倉廩之儲蓄而
偶有災歉不爲通融拯救耶至各省地方官因朕屢屢截漕遂於

常平倉穀不實力籌辦此種情節實亦不免要在督撫司道等嚴飭屬員先事豫圖行之以實耳常平所貯原以備水旱不虞若需用過多自不能再取給於漕糧而究不可專恃漕糧爲散賑平糶之用況江浙等省有漕可截尙可藉以接濟若雲貴等無漕省分惟資倉穀賑借設不實籌儲待一遇災歉將何以應之嗣後各省大員務當留心查察勿得奉行故事以致有名無實至朕軫念災黎有加無已之意固有出於不自覺者無論所截漕糧已十倍於康熙雍正年間而截漕之外一切賑借所用倉穀又不知凡幾此亦天下所共知者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朕非問也然試平心而論朕之於民爲痼瘼一體耶抑猶有隔膜之見耶近年如江浙河南山東等省被災雖已多方賑恤不下數千百萬朕心猶不免愀然而蚩蚩無知之流或邪教之屢興或怨謗之自若則有司

奉行之不善教化之未臻不能不憤懣於懷而愧吾誠之未至也
然朕必不因吉慶此奏鯁鯁過計致於撫恤災黎轉有所節嗇也
二月己未 上御經筵○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
從前擒送達瓦齊之伯克霍集斯仍在圖爾琿辦事等語則霍集
占等不能脅服人眾可知我兵至彼伯克霍集斯等必來歸順然
必須留心防察如上年成衮扎布等招降克喀特烏魯特等鄂拓
克大兵既過隨後叛逃卽其驗也雅爾哈善等進兵時如回人果
能恭順歸降自當收恤令其頭目從軍餘人仍居本地其稍有抗
拒者卽宜勦殺以振軍威勿慮伊等前路驚疑稍事姑息蓋回人
俱有城邑田廬非若厄魯特之易於驚竄也若既取庫車阿克蘇
等城亦應留兵彈壓玉素布爲人誠實自必善守可於二城內擇
何處最要卽令駐紮既可堅新附之心亦資以聯絡臺站再圖爾

璚地名是否卽係吐魯番見在吐魯番爲額敏和卓遊牧今伯克
霍集斯所居圖爾璚與何處相近在何地方著查明因便奏聞○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富德將伊等去年出兵未經查出之侍
衛官員分別功次補請議敘又將領隊大臣羅布藏多爾濟等功
次聲明具奏甚覺繁瑣無謂夫恩自朕出其效力行走之人皆分
所應爾豈可稍生覬倖兆惠等在彼間居並不將見在切要事件
留心計議惟一味沽名演奏在伊等之意以爲准其所奏則官兵
得以邀恩卽不進行亦咸懷感激如此存心可乎且將以此爲辦
事乎然在侍衛官員前次疏漏未經查出者補請議敘猶可若羅
布藏多爾濟因其效力已封郡王豈以爲尙未加恩乎卽圖倫楚
順德訥俱加恩授爲副都統伊等果能勝副都統之任否其餘議
敘升級者尙多若謂行走一次卽應加一次之恩則與傭工取直

何異且兆惠身爲將軍兩路俱應視同一體何以於珠勒都斯一路未經查奏耶朕因珠勒都斯一路辦理無緒將成衰扎布撤回舒赫德鄂實降革豈大臣獲咎官兵內遂無一二效力者乃兆惠僅將隨伊行走之人奏敘此何理耶若輩見在亦隨兆惠進兵如此將何以冀其出力若謂兆惠等一路功多亦不過獲一巴雅爾耳而疏脫阿睦爾撒納者獨非伊等乎至奏將存留之翎賞給西通阿等三人有何緊要况留翎三支卽有三人效力安得如此湊巧何見之小也但業經具奏姑如所請其珠勒都斯一路有效力行走官兵從前未經查出可一併查奏著傳諭兆惠等知之○丙寅諭吉亥藉畝所重劬農黨耜青箱畚鍤蓑笠或寓知民疾苦之意而設棚懸綵以庇風雨義無取焉吾民涼雨犁而赤日耘雖襁褓之尙艱豈炎溼之能避且片時用而過期撤所費不啻數百金

是中人數十家之產也其飭除之○丁卯諭去冬及今春軍營所需一切馬駝糧餉軍械各事宜大學士黃廷桂俱實心經理調劑得宜勤勞懋著著交部議敘其在事各員俱能遵奉調度急公集事亦著查明咨部一併議敘以示獎勵○諭據黃廷桂奏稱安西至哈密中間戈壁各站向乏水泉因令總兵劉順設法開掘靈泉騰湧該鎮能相度情形築砌窪地蓄水分槽在在如式不特牲畜供飲無缺兵商亦資利賴等語劉順委辦戈壁水泉能實心經理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壬申諭昨御史湯世昌參奏學政莊存與考試滿洲蒙古童生因不能傳遞輒行喧鬧一案朕復問之蔣溥亦云果有其事然在該學政不過失察無能之咎不至大罪朕以旗下生童乃不知守法安靜亦效外省陋習此於人心風俗有關當經親詢該學政乃不據實陳奏一味含混枝梧思卸己小過

而爲面欺斯其罪大矣莊存與著革職交與軍機大臣傳提喧鬧各童生一併質審無知者且摹擬爲莊存與究因考旗人而獲罪是則昏昧之極審如是朕何不罪湯世昌耶統俟審明白當詳諭內外○諭軍機大臣等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傳諭嗣後頒行公事摺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摺奏仍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甲戌諭國家設立學校原以教育人材今觀八旗義學徒有學校之名而無育材之實況有咸安宮國子監官學並教養世職官員左右兩翼官學八旗讀書人等儘可學習著將義學裁去仍交管咸安宮並各官學之大臣官員等盡心教習清語騎射卽讀漢書者亦當務實洗去浮華陋習斷不可有名無實至禮部大臣平日辦理疏懈及朕降旨令明白回奏仍復掩飾敷衍殊屬不曉事體除歸宣光在部未久免其交部外餘俱著交部察

議○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桑寨多爾濟奏稱琳丕勒多爾濟派往俄羅斯驗看阿睦爾撒納身屍中途病故已派親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等前往等語著傳諭三泰齊巴克雅喇木丕勒雖往驗看仍須親信大員前往方知是否確實三泰卽遵朕旨前往詳悉驗看○己卯諭莊存與於考試童生開場一案既不參奏於前及朕面召詢問又不據實陳奏是以將伊革職但各童生喧鬧究因該學政辦理尙屬嚴密不能傳遞之故今旣審明情節而該學政竟因此罷黜殊非懲創惡習之意莊存與著帶革職仍留內閣學士之任○庚辰諭御史湯世昌參奏學政莊存與考試滿洲蒙古童生因不能傳遞擁擠鬧堂一案朕以滿洲蒙古童生皆世受參養之人乃不知遵奉教約恣效外省惡習此於八旗風俗大有關係不可不嚴行根究始意亦不過欲究明情節將爲首者發巴里

坤爲從者發拉林種地以示懲創乃派出查審之大臣等於案內
情事並未嚴行窮究而議罪之處又不允當所審皆旗人故不能
不掣肘而朕豈肯一任其意存瞻徇而顛預了事耶當經親臨覆
試隨獲夾帶如許之多因復親加鞠訊務得實情而童生海成係
包攬傳遞首先倡議鬧場之犯一聞覆試輒將鬧場時帶出之卷
倩人補作捏飾投遞希圖狡脫已屬刁頑至在場放鴿傳遞包攬
受賄各情業經羅保等供證確鑿乃於朕前又復挾仇誣陷和安
肆其狡獪抗不吐實及加嚴訊而狂悖無禮竟有何不殺之之語
滿洲世僕中有此等敗類斷不可留矣因降旨將伊正法其附和
鬧場之羅保和安卽得奚訥並搜出懷挾又復強辨之訥拉善俱
著發往拉林種地至隨從鬧場及夾帶草稟字片之烏爾希蘇等
四十人本應如議發遣但旣經責訓示懲俱從寬令其在旗披甲

永遠不准考試滿學教授旺衍係專管伊等之人臨時已不能約束而大臣等詢問伊尙模稜含糊不肯吐實著發往熱河披甲滿洲風俗從來醇樸八旗子弟務以學習國語專精騎射爲事卽欲學習漢文亦當潛心誦讀量力應考若自揣不能成文而徒以傳遞懷挾妄冀僥倖功名是方其學習漢文時已視爲玩法舞弊之具人品心術尙可問耶卽如正黃旗童生廷瑞年甫十歲前經朕親試觀其氣質將來未始不可當差效力乃爲之祖父者不思導之以正轉令入場傳卷而所延館師江南人胡君治又代爲作文託人傳進此外如海成偶作文字之莊煥等俱以南省之人在京潛住誘人子弟以飽囊橐此輩文本平庸在原籍旣不能自取科第又不能爲槍手作弊而代旗童倖中則固屬游刃有餘飢法網利蠹害人心尤屬不淺應審明完結以後滿洲蒙古見任三品以

上大臣之子孫及親兄弟子姪有應試者俱令自行奏聞必國語
騎射皆有可觀方准入場考試並照鄉試之例請派監試御史及
監場都統各員前往彈壓此次莊存與所錄尙屬秉公而交卷之
人非鬧場之人可知著加恩仍准作生員在京城旗童考試既多
沿習聲名則盛京應試亦可槩見著交該將軍禮部侍郎及府丞
詳悉定議具奏向有不識事體者往往以各省駐防子弟應隨地
准令赴考以博樂育人材之名所見尤爲乖謬斷不可行使朕亦
沽名從之則其爲弊將必甚於輦轂之近豈可勝言耶又向來直
省童子初次應試俗稱觀場地方官亦視爲無足重輕濫行收錄
以致府縣考案漫無節制且今之犯案者卽若輩也殊不知小考
卽士子始進之階鄉會試甄拔舉人進士初不出院考所取生童
之內使府縣送考人數過濫學政看卷亦易爲所涸淆豈詳慎取

士之道耶嗣後各直省府縣考試毋得濫行錄送俱著酌量按照
地方人數覈實取錄以昭慎重其臨試時並著遵照條例嚴立關
防審擇考校從此陋習可除而各該學政亦得從容閱卷不致魚
目混珠之弊其於學校甚爲有益著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辛巳
諭向來外省布政使以下等官告病者例應解任留於本省調理
但思方面大員如果有捏飾規避託病回籍情事則當督撫代奏
解任時自難逃朕洞鑒不待再奏始可信其無他也今據阿爾泰
奏按察使盧憲觀病勢未痊又云伊親倚闥懸望等語殊費周折
該員患病屬實已經奏明准其解任使未能向愈徒令留滯該省
亦屬何益嗣後布政使以下等官有似此者旣經奏明解任卽准
其回籍調理毋庸再奏請旨○壬午諭前據莊存與條奏各直省
鄉試官卷應酌減中額一摺隨經蔣溥奏請將官卷裁去一併歸

入民卷均交大學士九卿議奏矣朕昨敬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
內載 上諭令大臣子弟另編字號考試取中旣以肅清弊端又
不致有妨孤寒進取恭覽之下仰見 皇祖慎重科名嘉惠士子
立法之始本屬防弊而彼時諸臣奉行者不無偏袒子姓親族之
見含糊具奏分定中額未免過多遂使以憐恤寒賤之意轉成優
倖縉紳之路揆之情理實未允協此議減議裁者所由來也朕思
中額貴有限制而立法務在均平嗣後各直省鄉試官卷於見在
定額中斟酌公當大省每二十名取中一名中省每十五名取中
一名邊省官卷本屬無多不妨稍寬其額每十名取中一名如此
辦理則官卷旣免濫取之弊亦不致有妨孤寒不必去官卷之名
而於制科取士兼收並採之道庶爲平允其如何酌量妥辦毋致
偏枯並著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據額敏

和卓奏稱自沙喇伯勒前往回部由巴達勒可至喀什噶爾由穆素爾嶺可至阿克蘇兩路俱險僻難行另有聞道選派熟識數人前赴兆惠處可作嚮導等語額敏和卓所派之人俱可信用著傳諭兆惠等務加意看待再兆惠前往沙喇伯勒在魯克察克進兵之先如勦賊事竣尚可趲赴夾攻回部萬一逾時不及卽詢額敏和卓所派之人於應行堵截之路派兵防守儻回首窮蹙竄逸自可弋獲又據阿里衮將額敏和卓同前鋒索諾木扎布所繪回部地圖具奏朕看圖內有自沙喇伯勒通喀什噶爾葉爾羌之路著發與兆惠等閱看○諭據雅爾哈善等議奏辦理回部事務俱協機宜看來成功尙易但用兵關繫緊要仍當慎之又慎於其易者難之則事成更速且永得安定矣今兆惠等進勦沙喇伯勒賊眾已諭令竣事後取道夾攻回部卽勦賊需時亦必派兵堵截然雅

爾哈善係專辦回部當與額敏和卓悉心計議至所奏伯克鄂對等三人俱係回人頭目懇請效力軍前甚屬可嘉著加恩授伯克鄂對爲散秩大臣賞伯克色提巴爾第伯克噶岱默特三品頂帶俱著戴孔雀翎仍傳諭伊等若能招降各城回人卽照舊令其管轄所屬仍加恩封賞○甲申諭御史楊方立奏請鄉會試加增周禮儀禮二經命題取士等語周禮儀禮二書古禮之條繁節目藉以考見承學之士原可兼治若考試專用五經則行之已久况二禮所載其義蘊大半已具於小戴記如周官郊廟祭饗諸大典散見於禮器郊特牲等篇而儀禮中士冠士昏之類卽有冠義昏義等篇爲之詮發是戴記原與二禮相通不虞挂漏見在立之學官以一經命題而末學膚淺已有與春秋並目爲孤經者若再添設二禮將來考官出題或仍係戴記所有是又徒成文具耳蓋論窮

經則二禮自當兼習而論作文則仍不如戴記之有文義可以發揮昔人以爲禮經義疏正謂此也所奏不必行摺發還○諭軍機大臣等順德訥等自哈薩克邊界撤兵途中投查逸賊盡行勦殺復將哈薩克錫喇之黨摩羅達什扎布等生擒實屬可嘉著加恩將順德訥交部議敘賞給世職努三授護軍統領額爾克沙喇封爲貝子其奮勉效力之侍衛等按本身等級以次升授防禦授爲佐領佐領授爲副總管遇缺卽補委署防禦驍騎校護軍校俱令實授虛銜孔雀翎授三等侍衛虛銜藍翎准其實授藍翎侍衛餘著造冊送部議敘其陣亡人等係虛銜孔雀翎藍翎俱照三等侍衛藍翎侍衛職銜委署防禦驍騎校護軍校俱照所署職銜送部議卹永著爲例再厄魯特察罕庫木班第二人著順德訥查明若未經授職俱授爲三等侍衛已經授職亦以次遞升順德訥仍遵

前旨到巴里坤後稍爲休息再隨雅爾哈善奮勉前進○乙酉諭
前據桑寨多爾濟奏俄羅斯畢爾噶底爾等報知逆賊阿睦爾撒
納身死須作速遣人往驗當諭速派認識逆賊之人前往今據覆
奏與親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會同哈畢坦等詳驗阿逆身屍肌
肉尙完並未朽壞且面貌宛然但據伊等告稱薩納特衙門尙未
有交付帶回之信是以不敢輕與等語據此則阿睦爾撒納之死
益屬確實無疑朕前經降旨令將阿睦爾撒納屍骸解送京師特
以逆賊情罪重大雖已自斃亦應懸之藁街以昭顯戮耳但其罪
惡貫盈已伏天誅見今遣往之人會同詳驗確實毫無可疑則俄
羅斯將阿睦爾撒納之屍解送與否均可不必深論著將所奏識
認阿睦爾撒納屍骸確實緣由傳諭中外知之○諭從前將策楞
永常舒赫德玉保等家屬治罪特以用兵伊始而伊等貽誤軍機

因緣坐示懲今逆賊阿睦爾撒納已死軍務將次告竣善將策楞
永常舒赫德玉保等子嗣俱加恩免罪充發者召回監禁者釋放
玉保妻女前入辛者庫亦一併寬免令歸本旗○丙戌諭大學士
陳世倌老成端謹舉行兼優簡任綸扉勤勞夙著昨以年老懇請
致仕朕已允其所請令於今歲春融從容就道並加太子太傅以
示褒嘉茲當陞辭倍深眷念旣賦詩一章以寵其行著頒賞筵於
賜第令部院堂官往餞賜帑金五千兩爲路費馳驛回籍仍按原
品在家食俸俾資頤養起程時著在京官員祖送歸途所過地方
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著送迎旋里之後巡撫兩司時加存
問俟家居一二年自行酌量精力尙健仍可來京供職用昭優眷
老臣至意

三月丁亥朔

上親耕藉田○命原任布政使署內閣侍讀學士

溫福遇缺卽補隨定邊將軍印辦事○庚寅 上啓鑾謁 陵○

辛卯雅爾哈善等奏烏什城頭目伯克霍集斯兄弟子姪分居四城參贊大臣額敏和卓在回部素有名望若令擇人行閒於伯克霍集斯以離其黨則成功尤速商之額敏和卓亦以爲然擬於吐魯番之伯克霍集斯舊屬中選數人俟取庫車後相機差遣又前奉旨詢圖爾琿與吐魯番同異據額敏和卓云圖爾琿卽係吐魯番至見在軍營索倫兵僅四百五十名行文兆惠令添派五百名前來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奏招撫伯克霍集斯等事頗合機宜且額敏和卓旣爲參贊大臣卽應列名同奏勿存分別之見至行文兆惠調發索倫兵丁見在遣送兆惠軍營之綠旗兵一千名因慮難及師期已停其前往是兵丁本屬無多且兆惠之機宜在勒雅爾哈善之機宜在撫兩路所用索倫兵自當權其多寡亦

不必調往雅爾哈善軍營可傳諭兆惠雅爾哈善等若所調索倫兵起程未遠兆惠仍卽追回此旨著速行飛遞○癸巳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孝賢皇后陵奠酒回鑾○

甲午禮部議准御史陳大復奏請定命題考試拔歲貢並優生朝考例嗣後考取拔貢首場試書藝一經藝一二場試策一去論判改試詩一朝考試書藝一去論判改試詩一各省考試歲貢判亦改詩優生到部向不朝考嗣後俟到有四五名時由部奏派大臣試以書藝一詩一分等第進呈明通者劄監肄業荒疏者發回原學學政議處從之○丙申 上幸南苑行圍○丁酉清馥丁憂調吳士功爲陝西布政使以永甯爲直隸布政使喬光烈爲直隸按察使由長蘆鹽運使遷○庚子 上謁 泰陵回鑾○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富德等奏稱沙喇伯勒賊眾紛紜逃散果不出朕前諭所

料但車布登扎布富德羅布藏多爾濟等皆分勦舍楞而進勦昂
吉岱等眾賊惟兆惠巴祿恐兆惠未能辦理果決然業經區畫亦
追改無及其巴圖濟爾噶勒亦著爲領隊大臣在前哨探此次富
德等擒拏扎哈沁哈勒拜等將賊眾全行俘獲在事官兵甚屬奮
勉著造冊送部議敘哈勒拜等俱屬小醜自當在軍前正法其哈
薩克錫喇等渠魁若經擒獲仍解送來京看來進勦賊眾尙易竣
事雅爾哈善等辦理回部若照前定期轉覺後時著將兆惠等
奏摺錄寄雅爾哈善等閱看並令將辦理情形作速奏聞○諭據
兆惠等奏稱擒獲賊人供內有舍楞將入俄羅斯之語已行文科
布多大臣知會和碩齊唐喀祿等語前經降旨令和碩齊等在額
爾齊斯等處堵截由沙喇伯勒逸出及逃往俄羅斯賊人今沙喇
伯勒賊眾俱已潰散四出而舍楞又有逃入俄羅斯之信恐科布

多大臣等文移遲滯著傳諭阿桂行知和碩齊唐喀祿等儻賊眾
有向額爾齊斯逃往俄羅斯蹤迹伊等務留意堵截擒拏解送來
京伊等駐兵許久以逸待勞斷不可稍有玩忽致令中途逃脫此
旨到日阿桂卽擇健馬飛遞令和碩齊唐喀祿等遵照辦理○癸
卯 上還京師○乙巳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王鳴盛等三員
爲一等試由部院改入翰林等官擢德爾泰爲一等餘各升黜留
館有差○丁未周琬丁憂以吳士功爲福建巡撫方世雋爲陝西
布政使○命永貴以侍郎銜留軍營辦事調鍾音爲陝西巡撫託
恩多爲廣東巡撫莊有恭署江蘇巡撫以馮鈐爲湖北巡撫徐鐸
爲山東布政使合柱爲山東按察使李治運爲浙江按察使○戊
申調常亮爲江蘇布政使公泰爲湖北布政使吳嗣爵爲湖南布
政使由江蘇調○己酉諭據兆惠等奏稱巴圖濟爾噶勒瑚爾起等

兵至呼斯坦地方適遇琿齊一百餘戶人遷移卽行圍截殺賊四五十人琿齊登山高呼乞降巴圖濟爾噶勒卽差伊親隨布爾特庫將琿齊擊到並收其遊牧人眾無一走脫者覓在兆惠等帶兵輕騎前往伊犁等處勦滅賊眾等語巴圖濟爾噶勒瑚爾起等甫經進兵卽將琿齊擒獲並將其遊牧全行收取甚屬可嘉巴圖濟爾噶勒瑚爾起著交部議敘其奮勇效力官兵著將軍兆惠等詢問巴圖濟爾噶勒瑚爾起查明送部議敘差令呼喚琿齊之布爾特庫著兆惠等酌量賞銀以示獎勵○壬子諭刑部議駁御史葉啓豐所奏斬絞捐輸之例應請刪除以虞書金作贖刑呂刑大辟疑赦爲訓不知虞書原引而未發而呂刑則穆王蠹荒時所爲也欲准贖抵係可緩之類然能贖與否終視乎有力無力該御史所言未嘗不是朕不能附和該部之強詞奪理也著將斬絞緩決各

犯納贖之例永行停止俟遇有恩赦減等其憚於遠行者再准收贖而贖緩則仍照原擬罪名不得照減等之罪如此則犯死罪者貪富一律不得倖逃法紀而既減等以後有力者得免遠徙無力者莫可尤人然已幸慶再生矣其著爲令○癸丑御史姚成烈奏直隸刑名案多未結奉旨將承審審轉各官並按察使分別議處在案查直隸臬司兼管驛傳遇緊要差需沿途督察致審解人犯到省稽時請將驛務改歸道員管理俾臬司專力刑名得旨此奏實屬可行而在今日則又甚不可何則既有此弊姚成烈何不言之於數日之前今甫調用一喬光烈爲臬司而此奏隨至令朕不疑爲有故不能也夫藉建言而隱行其私在朕初政之時或可矜龐今御極多年此術不能行矣然亦不罪姚成烈也摺發還

夏四月丁巳諭軍機大臣等車布登扎布富德等探知布庫察罕

往合哈薩克錫喇之信分兵追捕奮力勦賊斬獲頗多皆車布登
扎布勇往所致甚屬可嘉著將從前所賜伊父額駙策凌超勇之
號卽賞與車布登扎布副都統職銜溫布著補授副都統公品級
扎薩克三都布多爾濟若已賞劄卽賞段四疋若未賞劄卽賞綢
仍賞段二疋扎薩克達什授爲公品級其餘效力之侍衛官員兵
丁人等卽酌量賞綢及造冊送部議敘伊等旣會兵一處仍候續
報捷音以膺懋賞○ 皇后行躬桑禮○辛酉諭杜爾伯特汗車
凌當準噶爾擾亂之初卽能識時慕義率屬歸誠及準部蕩平始
終感激朕恩抒忱效力約束遊牧人等甚屬安靜今聞湍逝深爲
軫惻著加恩賞銀二千兩段八端治辦喪事仍派乾清門侍衛官
長保薩木坦前往奠醑其汗爵卽令伊子索諾木衮布承襲伊子
年已十九應學習辦理事務著將車凌盟長之缺准其實授車凌

烏巴什等俱係見在盟長著賞車凌烏巴什段六端博斯和勒段
四端剛多爾濟巴圖博羅特瑪什巴圖各段三端可傳諭伊等與
索諾木袞布同心協力約束所部以副朕懷其扎薩克達什敦多
布身故著於烏里雅蘇台侍衛內派出一員前往奠醊○壬戌諭
軍機大臣等據陳宏謀奏廣東按察使沈偉業告病員缺請將該
省道員王槃梁國治就近簡用一員升調等語藩臬爲方面大員
由朕特簡補用從無督撫奏補之理此不可之甚者已於摺內批
示陳宏謀久歷封疆自應素悉何至冒昧若是至另摺所奏赴楚
買穀爲粵東補倉一事使本省國戶不能居奇辦理本屬妥協但
恐楚省鋪戶昂價至今委員裝作客商前往相機平買以爲巧於
用術殊非政體陳宏謀向在巡撫中係才識優裕素能辦事之人
若以升任總督矜心作意急欲見長適以白露淺狹轉非持正之

道雖巡撫之於總督局量攸殊不能強致然非朕之所望於陳宏謀者可將此傳諭知之○准漕船各帶火槍編列字號○免甘肅蘭州等六府屬州縣三年至十年逋賦○以許松佶爲廣東按察使○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莊有恭奏楚省流丐滋事一案恐各屬有司辦理不善槩行驅逐隨通飭屬員如查無糾眾滋事卽聽其安分行乞等語所奏甚不明晰此案業交尹繼善碩色等從嚴辦理矣今該撫所謂如查無糾眾滋事卽聽其安分行乞者其卽指此案內之人耶抑別指凡爲流丐者耶若指凡爲流丐而言則各省州縣中遊食求乞之人固不可勝數若輩不過望門求食並無滋擾豈有因其爲流丐而卽行驅逐之理如謂此案內人犯當分別其未曾滋事者卽置不辦則甚屬舛謬該犯等業已聚夥至百十人沿途行竊又復拒捕傷人則其有心恃眾逞兇固已盡屬匪

類雖其中自有首從差別而要無竟行寬免之理若止將行兇拒捕或持械傷人者數人置之於法而其他槩置不問則此百十人中何難以一二亡命之徒挺身認罪完結此案而餘人皆可漏網矣如此姑息從事何以儆愚頑而昭炯戒何該撫之賢賢乎總之此等流匪游食滋事揆其所由總緣各督撫辦理不善所致國家遇有水旱加恩賑恤動以數千百萬各督撫果能董率屬員實力撫綏俾窮黎得霑實惠何至流離四出舍見給之賑需而沿門求乞乃督撫等既不能奉行德意使恩膏實逮於下以致災民失所輕去其鄉及至有聚眾爲匪者又不嚴加懲治以示儆戒而欲遷延將就以姑息了事是恩不足以拯困而法又不足以儆頑此非各督撫之罪戾而誰歸也將此傳諭該撫並碩色尹繼善高晉知之其各省督撫亦著於奏事之便一併傳諭知之○戊辰諭軍機

大臣等從前阿睦爾撒納副班第平定伊犁命色布騰巴勒珠爾同行曾諭以阿逆狡詐難信當留心體察若妄動滋事卽行辦理伊若稍有識見雖不能辦理亦當據實陳奏乃伊來京並無一語設在他人竟似與阿逆相通矣朕因革其王爵以示懲戒此次遣往軍營伊自悔前愆頗知奮勉是以復封親王所封王爵在伊家達爾漢親王之外伊爲朕子壻有過則督責之能改則體恤之庶幾不負教育之恩而於眾內扎薩克更增光寵著通行曉諭知之○免直隸霸州等三十三州縣廳十年至二十年逋賦○己巳諭吐魯番貝勒品級額敏和卓效力軍前備抒誠悃朕心嘉悅著加恩實封貝勒仍以參贊大臣同將軍等辦理軍務○庚午諭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謹學行兼優參贊綸扉勤勞懋著前因衰病乞休情辭懇摯業經准其所請復降旨優加錫資並賦詩以寵其行

俾得榮歸故里願養天和俟一二年精力未衰仍來京供職永承
恩眷旋聞抱疴邸第特遣御醫診視時命大臣存問冀其速痊得
遂歸田之願今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悼著再加恩賞內庫銀一千
兩經理喪事派散秩大臣一員帶領侍衛十人前往奠醑所有應
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勤○兆惠等奏臣車
布登扎布令副都統職銜溫布按捕賊眾至額爾克騰鄂拓克三
月初九日在鄂爾多布拉克之察起爾山追及賊眾奪其營壘臣
兆惠於十四日過阿勒坦額默勒見有塵起令明瑞往探進兵攻
擊明瑞擒獲濟喇特轄默爾根等餘賊及家口俱行剿殺詢據默
爾根云惟素隆集賽八十餘戶逃往鄂勒錐圖嶺臣等派明瑞安
泰瑪瑞分兩翼截其去路明瑞帶兵合擊賊不能支向安泰投降
餘盡剿滅除明瑞安泰瑪瑞係御前行走之人受恩深重毋庸邀

請議敘其奮勉效力之領催羅托等應請交部議敘得旨明瑞等領兵甚少勦殺賊眾奮勉效力深屬可嘉明瑞安泰瑪瑞及效力官兵俱著交部議敘餘照所請行○辛未諭兩廣總督陳宏謀所奏增撥帑本收買場鹽一事自屬酌量見在情形有難以辦理之處爲此通融籌畫該部議覆摺內所有指駁之處亦未深悉端委鹽法攸關非詳悉查辦不能妥協著派侍郎吉慶裘曰修馳驛前往會同該督將粵省鹽務歷年以來領帑納課積鹽銷引實在情節徹底查明籌酌妥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陳宏謀奏請增發帑本收買場鹽一事所奏殊未明晰該部奏覆所有指駁之處亦不過就所奏逐條議覆於該省實在情形難以懸揣已降旨吉慶馳驛同裘曰修前往粵東查辦吉慶於鹽政事宜素所熟悉此案必須徹底清查但恐其意在釐剔遇事過於吹求轉至失當

裘曰修向於鹺務雖未經歷而到彼察看情形自可得其梗槩所有歷年來帑本課項出入盈虛及鹽引積銷應行辦理之處已令吉慶會同查覈至此案清理務得實在情節毋庸牽涉多人張皇提解或致滋擾此則裘曰修所當秉公持正會商辦理者陳宏謀素稱練事特其秉性未免心存畛域形迹未化裘曰修到彼可當面傳諭該督此事係歷任相沿不自陳宏謀始諒伊甫膺簡任自不敢稍存迴護之見俾明曉此意三人無難開誠相與悉心稽覈不爲意見所累其商酌章程已定或有目前不能卽刻趕辦者可交該督從容料理亦不必急遽刻辦俾邊省人望相安庶爲得體著將此明悉傳諭知之○王申調三泰爲戶部侍郎石柱爲吏部侍郎以伊祿順爲盛京刑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以莊存與爲禮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癸酉以和其衷爲貴州布政使圖桑阿爲湖北按察

使由山西歸

緩道還

○禮部議覆御史劉龍光奏生員歲科兩試向用四

書文二篇經文一篇後以不准給燭刪去經題雍正六年覆准定例歲試兩書一經科試一書一經一策冬日減經藝一篇近奉旨鄉會試篇數既減請嗣後冬日歲試一書一經科試一書一策春夏秋日增律詩一首應如所奏嗣後歲科兩試俱准減篇數惟不論四時俱增律詩一首但各省士子土音不同驟難責其諧律俟歲科兩周後再憑去取從之○甲戌諭阿桂見在軍營所遺工部侍郎員缺著夢麟調補所遺戶部侍郎員缺著吉慶補授阿桂遇有部院侍郎缺出再行補授○吏部等部議覆兩廣總督碩色疏參知府李泌知縣馬汝明及前任正署知縣虞學灝等加徵私派將累任失察各上司分別降調革職得旨此案失察屬員私派不行揭報之該督撫等分別議以降革向來外省失察屬員至降革

者往往以事屬因公且人材難得故加恩留任者多然以此視爲
泛常遂致姑息容忍此案私派加徵歷有年所乃從未經見之事
該上司徇縱許久漫無覺察非尋常因公墾誤者可比若不嚴加
懲處何以剔積弊而肅吏治但案內人數眾多且有向曾出力尙
堪策勵者自當量爲區別范時綬李治運新柱永興開泰俱著革
職從寬留任彭樹葵在倉場任內旣無所短長及任侍郎亦不過
旅進旅退著照部議降三級調用阿里衮近在軍營辦理沙喇斯
賊眾亦未能奮勉著革去侍郎仍以副都統革職留任沈世楓材
似堪用而總不肯實心奮勉一味模稜但革職又覺可惜著以道
員降補德福著銷去紀錄十二次免其降調王勅張爲旃德文俱
依議降調不必出具考語送部引見餘依議○乙亥諭軍機大臣
等朕閱兆惠等節次奏報於追賊一事全無端緒惟圖苟且結局

哈薩克錫喇瑪里格爾巴朗布庫察罕鄂哲特烏爾古勒濟勒鄂勒哲依等皆叛賊渠魁俱已免脫焉能竣事卽如布庫察罕富德曾受其欺今並未舊往追擒半途卽返去年富德頗爲效力邇來似不如前至哈薩克錫喇隻身遁逃據俘獲生口所供伊同布庫察罕等與哈薩克約誓或逃入彼處等語兆惠等自應窮追向索乃並無一言奏及去年追阿睦爾撒納時我兵直抵哈薩克邊界今亦當提兵壓境令其速行擒送若稍有枝梧卽進兵搜捕方合事機不可以賊眾業已潰散遂欲往辦回部卽見在起程前往亦遵旨復回務俾渠魁全獲此次車布登扎布富德等尙稍能效力兆惠巴祿有何勞績前年兆惠領隊進剿軀命所關始知奮勉今統率多人卽生推諉往往避難就易卽如所奏賊蹤已向伊犁伊等皆約於伊犁會合者何以未曾相遇若謂竄伏潛逃則軍營自

有卡隘焉能偷越兆惠等務將何人追逐何人堵截明白回奏又所奏巴圖濟爾噶勒擒獲噶勒雜特宰桑特克勒德克甚屬可嘉兆惠等進剿時若早遣其效力應已多擒數賊不致漏網巴圖濟爾噶勒及各隊效力官兵俱著交部分別議敘再圖倫楚尾追布圖庫未及而回若云應當議罪則兆惠等亦未能奮勇追賊獨無罪乎可傳諭兆惠等加意奮勉俟見在情形回奏到日再將圖倫楚等一併交部察議○丙子諭軍機大臣等陳宏謀已有旨令其仍回江蘇以總督管理巡撫印務矣朕因巡撫缺出一時不得其人伊曾任江蘇該省吏治民情其所素悉且自擢任總督以來觀其近日所奏一二事不免有囿於意見物而不化之處殊未愜朕心兩廣沿海邊境恐不甚相宜是以特有此命伊家本廣西去歲原曾具摺奏請迴避今仍用江省適遂其初心如更充拓器識將

來或有近省總督缺仍可酌量調用也不可因此妄生疑慮而不奮勉將此傳諭該督俾知朕玉成之意又諭前曾降旨令裘曰修吉慶前往廣東查辦鹽務彼時以陳宏謀在廣不免有偏執意見之處是以令裘曰修會商辦理今陳宏謀已有旨調回江蘇所有粵東鹽務吉慶一人足以查辦裘曰修可不必前往伊前奏見往潁亳一帶查看工程其應行查看之處著仍往查看伊出差已久俟事竣卽行回京可也○調馮鈐爲湖南巡撫莊有恭署湖北巡撫命陳宏謀以總督銜管江蘇巡撫以李侍堯署兩廣總督

由廣州將

署○丁丑諭尹繼善奏查勘宿桃等屬工程情形摺內有將駱馬

以相捍禦及湖漲難容終至泛濫不收而遠近田廬胥受其害矣
卽如洪湖五壩之水由高寶邵伯諸湖以歸江海本有建瓴之勢
乃諸閘之啓閉不時引河之分洩不暢而下河諸州縣遂頻罹水
患自去春南巡時親臨指示特命嵇璜專司其事令將車邏南關
二壩常行開放又早關歸江之路以達其流下河田畝去秋遂獲
豐收今春據嵇璜奏稱高寶二湖湖面寬闊務使各處引河通流
無滯早爲騰空湖面迨水勢漸長卽由引河分注從邵伯諸湖入
運歸江俾高寶諸湖不致驟盈等語其所經理頗能恪遵朕訓適
合機宜在該河督等職司疏濬於其中原委亦所深悉然非朕之
諄切指畫則誰肯爲此耶今駱馬湖之水由六塘河下洩而東流
入海其河之兩岸則宿桃安清海沐六州縣田廬在焉伏秋大汛
民生攸繫若使湖面早爲騰空則汛水之來有所容納盈科後進

源源下注湖水無泛漲之虞而六塘兩岸亦斷不致潰決四出矣
豈惟此六州縣之利其瀕湖一帶運道民生亦咸獲安瀾之慶尹
繼善旣已商之河臣早爲開放尾閘以爲豫騰湖面之計應如所
奏速行此後每歲大汛之前應行開放時著該總河會同該督先
期奏聞以免因循觀望並將此旨勒石湖濱俾後之司河務者永
遠遵守焉○禁築沿河私埵○己卯御史吳龍見奏前奉旨改定
科場條例表判與論皆不用但性理論題向出太極通書西銘正
蒙諸編內有朱註及諸儒解釋廣大精微講嗣後鄉會試第一場
四書文後仍用性理論一道從之○庚辰 上詔 黑龍潭祈雨
○壬午諭前據江蘇布政使吳嗣爵奏江南等三十五州縣應徵
口糧積欠銀兩奏銷例限五月爲日無多請特降諭旨緩徵等語
朕以江蘇所屬州縣民借口糧積欠如果應緩徵以紓民力該布

政使自應稟請巡撫具奏當卽批令告知巡撫請旨今據調任巡撫託恩多奏稱江甯等三十五州縣二十一二等年連獲豐收民力尙紓茲將屆奏銷未便再請緩徵徒使催徵不力各官倖免處分等語乾隆二十年江省被災朕多方賑恤格外加恩並於勘不成災例無撫恤之江甯等三十五州縣亦令一體酌借口糧以資接濟今此各州縣於二十一二等年旣連獲豐收又非淮徐海等屬之連年被災者可比吳嗣爵以特恩擢任藩司乃莅任之初並不告之撫臣託緩徵之名實卸己之過且爲催徵不力各員圖免處分具摺瀆請可謂不知朕恩何以居方面大員之任本應交部嚴加議處但念其尙習河務姑從寬發往江南河工以河務同知補用○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獄減徒以下罪直隸如之○以許松佶爲湖南布政使

由廣東按察使遷

○甲申兆惠等奏追賊至庫克烏蘇

派副都統由屯尾隨叛賊鄂哲特等蹤迹據報三月十七日收取
阿克巴集賽之尼爾巴喇嘛伊什車木畢勒得木齊圖爾布等一
百十三口於和濟格爾收取杜勒巴集賽得木齊伊什博什等六
十八口於阿里瑪台收取綽和爾鄂拓克之遂爾托哈什哈普爾
普等二十口詢問鄂哲特等去向據稱已過察布察里山嶺卽帶
兵二百餘名晝夜趨行二十一日追及於察布察里河口之蘇瑪
爾罕奪賊所踞山谷追至特克斯河殺賊二百餘人擒阿克巴集
賽之藍翎羅布桑津巴遂諭所獲之固英哈什哈等云爾等若將
鄂哲特等誘擒卽可宥死固英哈什哈等於次日將鄂哲特瑪濟
克擒獻臣等查鄂哲特曾爲散秩大臣扎爾呼齊瑪濟克係昂吉
岱所用宰桑應送京備訊家口解送巴里坤由屯等應請交部議
敘得旨副都統由屯領兵沿途剿賊擒獲鄂哲特等收其遊牧甚

屬奮勉出力由屯著賞給世職與效力官兵交部議敘其得傷官兵照例賞給銀兩仍交部議敘○命尙書劉統勳會勘山東微山湖隄工○以來朝爲廣東按察使由甘肅涼莊道遷○是月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奏奉諭令高晉分駐徐州協同辦理臣惟有同心協力和衷妥辦不敢少存推諉歧視得旨覽奏俱悉自來總河與副總河必不和而汝又與高斌有嫌若此心不化將來必致兩敗俱傷且汝老矣以私言之得一相助之人以公言之爲國家造就一好總河以繼汝後汝功更大當實心悅服此訓勉力行之

五月戊子免甘肅通省二十四年額賦○己丑武忱以怠玩誤公革職以蔣炳爲甘肅布政使○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據和碩齊唐喀祿等奏稱哈薩克阿布賚遣使來告伊等派兵往博囉塔拉與舍楞布庫察罕相攻俘獲特古斯哈什哈等百餘戶哈薩克兵馬

亦多傷損舍楞等尙有千餘戶未知去向等語看來布庫察罕爲舍楞所迫逃向伊犁又爲我兵擊敗舍楞仍在博囉塔拉附近藏匿從前朕謂舍楞必不竟入俄羅斯諭兆惠等派兵搜捕與和碩齊等所奏適相符合則兆惠等向來並未疾速追擒第欲以投入俄羅斯結局昭然可見可傳諭兆惠等此時兆惠卽往回部尙有車布登扎布等在伊犁先行追勦舍楞等賊眾兆惠奉到此旨亦卽回兵策應又有和碩齊等堵截賊勢自必窮蹙且近與哈薩克交兵未必往投卽往投必被其俘送斷難漏網但不可徒恃哈薩克之協助而懈我軍心耳又阿布賚來信云伊等派兵於三月起程五月中旬可抵洪郭爾鄂隆等語並諭兆惠等知之○甲午修江南清口東西二壩○丙申諭據嵇璜奏稱芒稻一閘爲諸湖之江之路宣洩通暢下河州縣自可永免水患等語此實經理下河

之要鍵朕去春南巡時所諄切指示令早闢歸江之路者正爲此也芒稻一閘乃歸江第一尾閘向因淮南鹽艘皆由灣頭河轉運必須芒稻閘門下板方可蓄水過行以致不能啓放台宜前據該督等奏聞東有舊越河一道應令鹽船由越河直走金灣北閘是洩水與運鹽已自分爲兩途芒稻閘自可常年啓放矣但終恐扭於蓄水運鹽之習仍不免因循觀望夫蓄水運鹽不過少省緯挽之勞所費在富厚商人而下河數州縣之民生攸繫此其輕重豈不較然耶嗣後芒稻閘應永遠不許再下閘板俾得暢洩歸江則諸湖積水自可減退遇伏秋大汛亦足以資容納而下河一帶得永蒙樂利之休矣該督等將此旨勒石閘畔俾後來司事者知所遵守焉○庚子命巡視南漕御史移駐瓜州巡視通漕御史移駐楊村○癸卯 上幸慎郡王允禧園視疾○調圖桑阿爲河南按

察使沈作朋爲湖北按察使嚴有禧爲湖南按察使○乙巳召劉
統勳回京命德爾敏督辦黃河北岸隄工○丁未諭昨據慎郡王
具奏有疾朕卽親往看視旋因疾甚復派皇子齋送經被以爲飾
終令典茲聞薨逝朕心哀悼仍親往臨奠著加恩賞銀一萬兩派
內務府大臣蘇赫納承辦喪儀並莊親王亦同料理尋予諡曰靖
○戊申 上臨慎郡王喪次賜奠○以五吉爲內閣學士由太僕寺少卿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據調任兩廣總督陳宏謀陸續奏到廣
東米價昂貴爲從前所未有請槩准平糶各摺看來辦理未免過
於張皇且未將近日所以致此之由逐一悉心體究向來粵東本
非產米之鄉一切糧價較之別省原不甚平減但其地素稱沃土
所居多富商大賈日用相安由來已久卽去歲該省奏報收成亦
並無災祲何至價值翔貴若此陳宏謀到任之初曾有籌辦採運

一事在伊意以爲盡心民瘼而不自知其失之太銳奏摺內甚至有諭令赴楚員役假裝牙估情事其措置過當已可槩見因而本省射利之徒乘勢居奇轉以爲得售其計地方市價日漸騰踊亦情理所必有者如京城從前糧價錢價多有因辦理失宜轉致日益昂貴皆由司事者未得調劑之道以致若此亦其明驗也楊應琚任粵多年並未聞歲有增價今何以一年之間情形迥不相侔耶著將各原摺鈔錄傳寄閱看令該督悉心量度粵省情形並伊在任時一切通融調度隨時籌辦有無成規之處一面速行奏聞一面速行密寄信李侍堯妥協辦理外可將此傳諭楊應琚知之尋奏粵東民食大半藉資西省善爲招徠商販方源源而至臣前任每諭地方官遇應補倉項採買不得將西販穀船中途截買並令本地富戶收買速售俾迅速回棹轉運可使流通價減惟以體

恤西販爲籌辦東省民食之要茲遵旨悉心量度臣上年來閩時約計粵西倉貯穀一百數十萬石見今東省米價增昂莫若做閩省商運溫台倉穀之例將附近東省之梧潯等府屬存倉穀定以撥運數目並腳價若干曉諭東省商民齊本赴糴一切水腳等費聽商自出糴價令西省於秋收價平時購補庶官民兩無所擾粵西米價無慮增昂東省倉貯免致彌補得旨所奏可謂深達時務簡明妥當之極足見卿爲國家幹材不負封疆重寄也○辛亥增築浙江鎮海縣海塘○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報和碩齊唐喀祿等爲賊舍楞所誘唐喀祿等被害和碩齊更衣降賊等語唐喀祿雖一時被誘遇害尙能奮勇捐軀深可憫惻著交部照陣亡副都統例議卹侍衛富錫勒穆倫保佛爾慶額等亦著交部議卹俱給與世職其餘陣亡得傷官兵著阿桂查明送部分別議敘

議卹侍衛奎薩營總班珠爾聞信前追逆賊亦著議敘護軍校七格著加恩授爲二等侍衛賜號哈坦巴圖魯藍翎侍衛碩通授爲三等侍衛賜號卓哩克圖巴圖魯賞銀各一百兩營總齊巴勒敏遜遇應升之缺卽補驍騎校薩爾巴圖遇佐領缺出卽補護軍營音圖領催達賚以驍騎校卽補至和碩齊自歸附以來加恩擢至散秩大臣今遇賊叛降情罪可惡儻戀其妻子潛回遊牧卽行革送來京仍遣納穆扎爾馳驛至察哈爾將伊妻子全行誅戮以彰國憲

六月乙卯朔增紫禁城四門章京○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見圍庫車城斷其水草誘賊出戰二次俱有殺傷俟雲梯防牌造成後卽可剋期攻取等語所辦雖是但察其情形似恐以延緩取咎不知用兵之道或遲或速惟在相機行事其軍前諸

臣之更怯朕自有明鑒不必過於急迫若尙未攻克仍卽分兵略地至額敏和卓年力就衰感恩圖報力戰被傷甚屬可念此時曾否痊可其善爲調攝以副睠懷再額敏和卓所言從前準噶爾人等圍城九月始克之語伊等惟知野戰攻城自非所長且或因攻圍未克更迭往返亦未可知若久困城下此必無之事今以我兵力計一月閒自應攻克卽力有未能宜分兵往攻烏什等小城其阿克蘇城或難急攻但蹂其禾稼撤回兵丁亦可至所奏回城草料漸盡見取楊桑等樹皮葉飼馬此語從何得來可作速具奏○己未設 太廟傳贊官二員○庚申諭軍機大臣等胡寶琮以豫省開濬河道全工告成永弭水患奏據紳士軍民等請於永城縣建立萬歲亭並請御製碑文以垂永久等語中州地勢平衍河道淤墊頻罹水患深廑朕懷特遣大臣會同該撫相度原委開濬支

幹諸河數郡民生攸繫當此各工就理之時詳紀從事始末俾後來司土諸臣知所遵循修守勿替乃制所應備所有碑文另候頒發至於建亭祝嘏徒費民財雖出感戴之誠實屬無益之舉朕甚不取其飭禁之已於摺內批諭著再傳諭胡寶瑯知之 御製中州治河碑文曰國以民爲本在知民莫達之隱民以食爲天在防食致害之源害源不求食則無秋達隱莫知民則何依豫民之向隅也切體恤之悉爲災之因際也爲髮剔之時則守土之臣曰胡寶瑯襄事之臣曰裘曰修二臣奉朕旨不惜工不愛帑不勞民水用淺土計方上源下游以次就治撫臣胡寶瑯因民之請欲泐石紀恩而建亭以覆之朕惟此繁文可勿事惟是斯民之利賴有宜垂示久遠者虞書言養民之政舉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禹之明德遠矣究其所設施則決川距海卽繫之以濬畝澮距川周禮遂

人掌邦之野有遂有徑有溝有畛有洫有涂有漕有道有川有路而稻人掌稼下地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寫水而後作田古先哲王其納天下於在宥兵農禮樂至一名一器之微皆纖悉爲之制而必先之以水土之政此地平天成之所由基也水土之政不修食曷由出朕於四方水旱之告蠲賑動以千萬計顧圖之於旣災之後不如籌之於未災之前仰體上天覆育元元之心罔敢暇逸以無負所付用康乂我億兆人良有司爲朕分牧民之任者其亦體朕心以期於永永弗隳則朕之至願也至於齊徐淮海莫不分命臣工董司其事以疏以濬尋源注委而豫居天下之中黃河界其北淮瀆經其南平原高壤無大陸廣川爲之瀉故尤爲難治今自滎澤以下導汴渦沙汝諸水以流其惡其支分派別或隄以束之或淵以豬之或引之使分或匯之使合曲之使有容直之

使徑達爲水門以蓄洩之爲涵洞以吐納之朕後先宣示之旨及諸臣之疏具在茲不復敘爲敘其大指若是嗟乎豫之民其受困亦亟矣及朕知之始爲之易撫臣發帑粟興水利然救什一於千百其亦遲矣朕方抱愧之不暇而曰民感恩乎其益增吾愧而已矣○甲子禮部奏 聖駕南巡籌畫河務念原任河道總督內大臣高斌及明臣潘季馴功在生民並予祠祀旋經該督白鍾山等咨商到部以二臣旣光俎豆並行請諡臣等以高斌病故時並未奉旨賜諡是以未經題請而潘季馴乃明代河臣本朝無請諡之例咨覆去後今該督仍復具題查我朝大臣予諡凡官至一品著有勞績應否予諡請旨定奪茲高斌已蒙賞給內大臣職銜階躋一品且勞績素著似與定例相符至明臣潘季馴蒙恩與陳瑄並祀可否予諡出自 聖裁得旨高斌著予諡尋諡文定○甲戌吏

部議准直隸總督方觀承奏裁魏縣歸併大名元城二縣轄其原屬三百三十七村額賦及雜項銀兩劃分大名元城徵收大名縣治移駐府城與元城同爲附邑從之○戊寅諭昨日都察院奏留西城吏目方正一摺副都御史孫灝未經列銜朕意堂官留一吏目或爲該員以捐納爲規避之地不令得售其計乃情理所有且其事尙小不足深論但以同官辦事自宜彼此商酌若旗人漢人意見不合輒生異同形迹於體制甚有關繫彼時猶以爲曲在孫灝自有應得之咎特命軍機大臣詢問情節今據孫灝所奏則該城所謂不過以升銜留任而都察院摺內乃增入遇缺咨部題補之語恐於選法有礙且開巧便奔競之漸反復辨論吳拜趙宏恩皆不以爲非而廣成堅執不移必欲獨行其志等語是孫灝並無不合之處其咎皆在吳拜等三人而廣成之偏執已見爲尤甚也

此案冒昧陳奏雖尙非敢有心弊混但其風實不可長廣成不必
管理副都御史事務交部嚴加察議吳拜趙宏恩著交部察議所
奏方正留任一事不准行至其摺內敘述該城御史原文屢用堂
臺字樣豈入告之體乃並不知檢點此又三人所同著一併交部
察議○己卯工部議准甘肅巡撫吳達善奏蘭州北臨黃河水勢
南徙石岸衝刷請建大小挑水板壩七座並對岸沙灘開挖引河
一道從之○壬午諭甘省連年辦理軍需黃廷桂急公集事俱無
貽誤今歲春夏以來一切轉運糧餉復甚妥協勤勞懋著深慰朕
懷著加恩再賞銀一萬兩於軍需正項錢糧內支取以示體恤